

自由贸易区研究院秘书长陈波

胡晓芒 摄



城人物简介

陈波,2008年获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,同时加入上海财经大学。目前担任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世界经济与贸易系副系主任、自由贸易区研究院秘书长、博士生导师。陈波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学、中国经济以及区域经济合作。在国内外主流媒体发表经济时评十数篇。除了上海财经大学的职务外,陈波同时还兼任加拿大最大的智库之一——加拿大亚太基金会研究院、美联储达拉斯分行客座研究员以及APEC核心经济论坛-PECC的研究顾问。

自贸区引发各地改革热潮

全国31个省、市、直辖市,除了上海,有26个提交了设立自贸区的申请,尽管至今尚未批准,但上海自贸区带来的改革热潮已在全国范围内形成。陈波举例,深圳前海推出过类似于上海自贸区内金融30条的开放政策,成都三个经济特区尝试过负面清单。海上丝绸之路、沿长江经济带是国家长远经济规划,其中重要节点城市提交的计划中,也有和自贸区有关的内容,比方说海关新规。这些都是上海自贸区被主动复制的例子。陈波希望,全国各地能够根据自身条件和当地业界呼声,制定出法律、行政上的创新制度,为地方经济、全国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。

陈波认为自贸区不应只是“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” 符合现代市场经济标准就应尝试

本报记者 张钰芸

在中国(上海)自由贸易试验区即将迎来挂牌一周年之际,日前开幕的2014首届沪港金融高峰论坛自然也离不开自贸区的话题。上海财经大学自由贸易区研究院秘书长陈波在论坛前接受记者专访,他认为,以人民币国际化

为核心的自贸区金融改革,正是上海自贸区改革开放中的重中之重,但这个任务无疑任重道远。而在一年之际,除了“可复制可推广”的经验,上海自贸区更应该“一切为了建立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体制来做”。

外商嗅到自贸区是『玩真的』

2013年9月27日公布的中国(上海)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中,上海自贸区肩负五项任务:加快政府职能转变,扩大投资领域的开放,推进贸易发展方式转变,深化金融领域的开放创新,完善法制领域的制度保障。

陈波认为,一年之后,改革最快或者最令人满意的是政府职能转变,最慢的则是金融方面的改革。其中政府职能的转变让外资企业嗅到了味道,“上海自贸区的改革是玩真的”。

“无论是业界得到的益处还是反馈过来的意见,都是很正面的。”陈波表示,过去的事前审批制,要设立一家企业必须敲上14个衙门的章,少则3个月多则6个月才能办成,而自贸区内平均3个工作日就能完成。他用“忽如一夜春风来”形容改革之快。

陈波表示,不管是什么样的改革,一般来说会遇到两种阻力:第一是利益集团,任何改革在任何国家都会有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。第二是潜在风险,因为制度上没有跟进,经验上没有跟进,能力上没有跟进,技术上没有跟进,改起来会有巨大的风险。“判断一个政府是否真的有决心做改革,也就是对于利益集团的打压有多么坚决。我们这里能看到的,显露出来的信息就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改革有多么坚决,因为这一项改革涉及到的经济风险很小,但是利益集团的阻挠却是最大的,而现在改革做得最好的就是政府职能转变。”

“金融改革的幅度是最小的,但是吸引大家的注意力是最多的,因为你是从一个很低的标准进行改革,哪怕是一小点进步都会燃起非常大的希望。”

陈波认为,金融改革之所以走得慢,是因为金融开放和金融危机的出现,往往相伴相随,让国家面临两难选择。但金融改革的重要意义可能等于甚至大于其他改革加起来的总价值,金融改革之路因此任重道远。

去年12月2日,中国人民银行发布《关于金融支持中国(上海)自

和金融改革一样,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制度也面对着褒贬不一的评价,但同时又是重中之重的地位。

陈波认为,负面清单对政府来说挑战较大。长期以来没有真正做到有法可依、执法必严、违法必究。我们习惯用行政指令来替代法律,从这个角度来说,要做一个类似新型法律的负面清单,对于政府来说阻力和挑战是很大的。

“到底什么领域我们是可以放给市场,放给外资投资者的?什么东

陈波认为,改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,但他希望能够在自贸区内看到民营资本投入更多公平竞争,形成国资、外资和民资的百花齐放。

陈波表示,我国的金融业管制非常严格,不仅有价格管制,也就是存款利率的管制,还有进入的管制。到现在为止,上海自贸区内只有1家民营银行落地,5家银行落实了牌照,银行业尚未做到百花齐放。“我们有国有银行、外资银行,却恰恰没有民资银行,总不能在开放时候歧视自己的资本吧?”

他认为,上海自贸区的改革开放,最根本的重点是以开放倒逼改

金融改革之路任重道远

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》,四大举措支持自贸区建设。一是探索投融资汇兑便利化,二是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,三是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,四是深化外汇管理改革。

陈波认为,这四个方面的改革进度不一。比方说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这一项,今年2月份,在允许跨境通等海外代购方面,法律上明确放开了。现在我国和英国、加拿大等国都在谈海外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

设问题。这些都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些内容。但是资本项开放仍是老大难问题,我们面临的潜在风险不仅是制度上,还有金融风险,因此步伐较慢。比如说资本项的开放仅仅集中于个别跨国企业的资金池管理、自贸区的FTU账户。但是目前这个账户的限制还是很多。利率市场化做了一些尝试,比方自贸区内500万以上的大额人民币存单,机构之间利率可以放开,小额外币存

款利率上限放开今年7月推广到上海。但最大的难点还没有碰到,就是人民币利率市场化推广到上海乃至全国。此外,外汇管理最为薄弱,尽管央行提出了外汇管理市场化的概念,但却没有明确如何做。

“金融开放难以在短时间内衡量做得好不好,并非依靠自身努力就可以完成,这取决于过去的基础,取决于国际金融环境,不是有了决心就一定能做好的。”但他表示,金融改革一定是自贸区改革开放最核心的任务,金融改革做不好,我们这次的改革就很难说是成功的。

负面清单需配套行政中立

西是自己必须把握的?我们缺乏这样的尝试,没有摸过家底,就在这种情况下做了2013版的负面清单。”陈波说,尽管2014版负面清单有所进步,但用美国商务部部长的话来说,中国自贸区的负面清单有了很大的进步,朝着正确的轨道发展,但是2014版也无法作为中美BIT谈判的基础。

他认为,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

单之所以不能让美国坐到谈判桌上,关键在于法律问题。“我们的法律体系出现了不完善的地方。比方说,负面清单按照法律解释,法无禁止即可为,也就是说只要是负面清单上没有列出的东西,外商都将享受准入前国民待遇,也就是和中国人一模一样的待遇。但问题是中国人的国资和民资不是同一个待遇,外资如果要享受准入前国民待遇,

那么是和民资还是国资的待遇一致呢?”

陈波表示,为了解决这一问题,负面清单应同时配套的一个改革就是政府的行政管理中立,也就是说,对于国有企业的偏好性政策必须取消,但显然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。“负面清单本身的修改和缩短是受欢迎的,但是只有减少并不够,如果没有对法律应用配套修改,不仅是国外投资者,中国投资者也不能进入到‘法无禁止即可为’的领域中。”

希望民营资本投入公平竞争

革,开放不是目的只是手段。应该用开放来倒逼自身改革,让国资、民资享有同一个待遇,用市场经济体制来管理市场运作,而不是用行政手段来干预市场运作,最终形成“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体制”。“希望明年可以看到更多民资企业、民资银行开展业务,和国有银行、外资银行展开竞争。”

而在贸易方面,他表示,虽然我国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国,但是不代表在贸易方面没有可以挖掘的潜力了,新加坡之所以到现在还是靠贸易促

进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有新型的贸易形态。“我们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,但是贸易形态很传统,比方说在岸贸易、转口贸易,将来随着海关的进一步放权,证监会和海关的合作,我们希望和金融法律体系配套发展的是离岸贸易和期货交易。”在行政方面,在自贸区基本法于今年5月出台的基础上,必须做到有法可依、执法必严、违法必究,同时要实行行政中立。

陈波表示,上海自贸区的持续

发展和投资者的信心与热情,不能靠短期一两个政策来刺激,而是需要长期的法律环境和市场机制的完善,鼓励他们自贸区开展长期业务。因此,上海自贸区的未来不应该只是“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”,而是应该加上一个口号“一切为了建立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体制来做”,只要符合现代市场经济标准我们就应该努力尝试。

“希望哪一天上海自贸区的改革不再问我们这些所谓的专家,而是通过听证会,通过业界的呼声主导我们的改革,这样的改革才算是真正达到了个人的期待。”